

No.1 我叫选怕怕

我叫忍冬，爸爸说我的头上有一年四季不会融化的白雪，所以给我取了这个名字。

爸爸还喜欢点着我的脑袋，反复念叨一句奇怪的诗：“雪人融化了，那些白色哪里去了？”

爸爸在大学里教文学，喜欢把一件事情说得很有诗意，听起来又让人有点晕乎乎的。

好吧，明白点说，我是天生少白头男孩。很厉害的哟，满头都是星星点点的白，看起来像雪花头。



头发颜色不影响我吃饭，不影响我睡觉，也不影响我想问题。不过，一张小男孩的脸，顶着一头星星点点的白发，我注定成了一个**奇怪醒目**的小孩，到哪里都引人注目，还会引起小小的围观。

到菜场，会有大婶指指我，拉住妈妈推销：“买点芝麻给他吃啊，瞧那头发白的，啧啧啧！”

在路上，也会被几个大姐姐拦住，她们莫名其妙地问我：“你到底是四十岁还是十四岁啊？”

我很生气：“我爸爸才四十岁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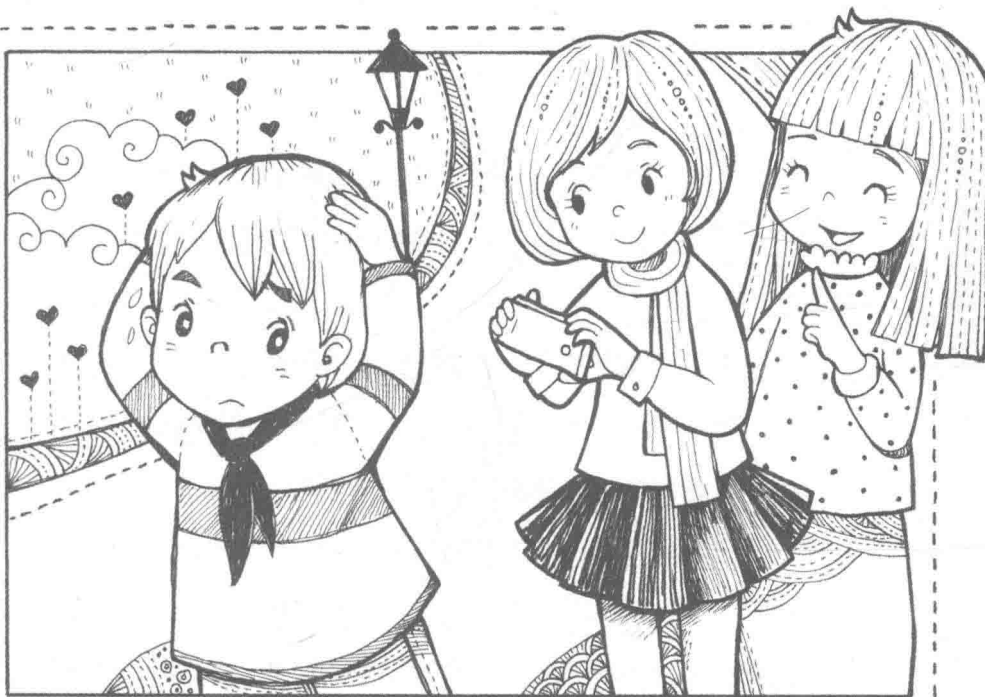
大姐姐们嘎嘎地笑了：“原来是小弟弟啊，我们想叫你伯伯呢！”

我大叫：“我只有十一岁！”

“好萌哟！”她们尖叫，一边拿起手机噼里啪啦地对着我乱拍。

可怜的少白头小男孩，抱着脑袋**撒开腿就逃**。

我只好一年四季都戴帽子，为了不被指指点点，为了不引起围观。因为比别人多戴一顶帽子，我每天要比别人早起至少一刻钟，结果还是常常迟到！



我每天洗好脸，就开始选帽子。每天都不知道要戴哪一顶，硬帽子还是软帽子？有帽檐的还是没帽檐的？黑帽子还是灰帽子？我戴了脱，脱了戴，一次次重复这个动作，就像机器人一样。就算晚上选好也没用，第二天我还是会推翻重来。

爸爸妈妈不敢催我，他们知道，要是我帽子没选对头，一天下来脑袋都会像安错了地方，走路都会撞墙壁的！

偶尔，他俩等得心焦，也会小声争执几句——



爸爸埋怨妈妈：“你给他买那么多顶帽子干什么？”

妈妈不服气：“忍冬已经不能露头发，还不许戴帽子啊？”

爸爸又说：“要是只买一顶的话，忍冬不就没得选了吗？”

妈妈反问爸爸：“你受得了一辈子就一个发型啊？”

爸爸小声嘀咕：“受得了。”

妈妈声音顿时拔高了：“我受不了！让忍冬做小老头，还是帽子达人，你选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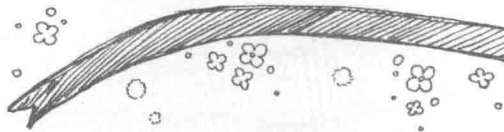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再不作声了。

两个人静静又心焦地等待，他们知道不能催我。我有**选择恐惧症**，就算他们帮我选了，我也会马上推翻的。

嗯，我妈妈活泼又美丽，如果爸爸身体里住着一个老头的話，妈妈身体里肯定还住着一个小姑娘。

比如妈妈一点也不喜欢爸爸给我起的大名，说听上去就像小老头。我小时候她还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咚咚锵，到我上学后才不叫的。我妈妈还有一个将近一米二高的粉色大熊呢，取名叫粉乖乖，妈妈说它**看人的眼神特别无辜**。

妈妈还管我的选择恐惧症叫选怕怕，她说，这和少白头





一样，是天生的。她生我出来的日子本来应该是十月六号，结果我硬赖在妈妈肚子里不肯出来，因为想不清楚哪一天出来比较好，是长假后出来还是长假中出来呢？就这样一直赖到十月二十号都没出来。妈妈生气了，拍拍肚子说：“你再不出来我就不让你出来了！”这下我没得选了，只好滚出了妈妈的肚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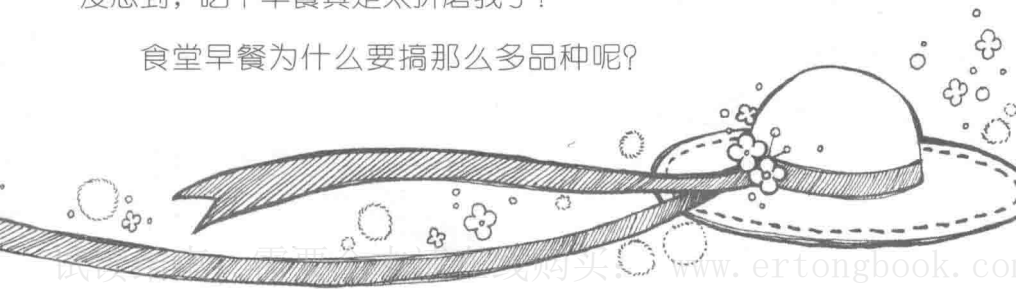
有的婴儿一生出来，医生就要打他（她）的屁股让他（她）哭，妈妈说我一生下来就哭得特别响亮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如果是真的，我肯定是被妈妈的话吓哭的。

选怕怕的我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一要做选择，就出汗心慌、心神不定、反反复复。

每天一睁开眼，经历选帽子的痛苦后，接下来就是选早餐了。

我们学校食堂很赞的，连早饭都有供应。爸爸妈妈上班来不及做，他们觉得在学校食堂吃挺好、挺干净，他们怎么没想到，吃个早餐真是太折磨我了！

食堂早餐为什么要搞那么多品种呢？





害得我看都不敢看，因为只要品种超过两个，我顿时会变成迷失在丛林里的小鹿。

我一定要提前想好吃什么，一定要靠直觉先想好，并且一定要对其他的早点装成没看见。

每天都目不斜视，飞快地冲到早餐车那里，捏着鼻子只说四个字：“豆沙馒头。”然后拿了就跑，其他的如菜饭糕、烧卖、肉馒头什么的，我都假装没看见、没闻到。

对我来说，这一瞬间，早餐车上只有一样豆沙馒头，其他的都是石头，不能吃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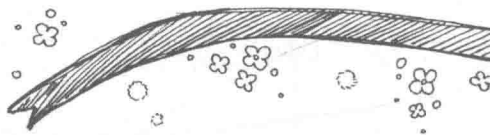
吃了整整一个月的豆沙馒头，终于有天吃了一口就想吐。我捂住嘴巴，对同桌陈夹心说：“我预感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吃豆沙馒头了。”

“真的啊？”陈夹心叫起来。

我马上为自己担心起来：“接下来，早饭我吃什么呢？”

“吃烧卖！”陈夹心这句话还没落地，马上改口，“好吧，我说了也白说。”

陈夹心是慢性子，也算是很少几个还能受得了我的同学之一了。





班级里受不了我的人太多了，因为每次我面临选择，都会像陀螺一样团团转，然后向他们求助。偏偏他们帮我选 A，我立马选择 B，每回都惹得别人不高兴。

更过分的是，不管最后选了什么，我都是觉得没选的那个好，然后后悔啊后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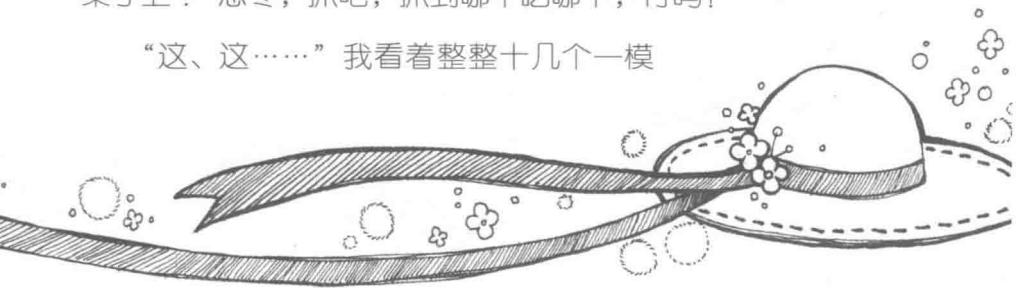
时间久了，就没人帮我出主意了，都无动于衷地看我在那里揪头发、绞手指、咬笔头。

第二天，我在食堂里一遍遍排队，排到窗口又掉头跑到最末尾，这中间把十个手指都咬了个遍。末了，我把最后剩下的几个品种都买下来了，粢饭糕、肉馒头、菜包子、萝卜糕，吃得快要撑死了，上课的时候一个劲打饱嗝。

陈夹心真的觉得我好可怜。课间休息时，她裁了十几张纸条，一样样写上了：粢饭糕、油条、菜包子、肉馒头、锅贴、甜面包……

她把纸条全部叠成小方块，整整齐齐地排成两行，摊在桌子上：“忍冬，抓吧，抓到哪个吃哪个，行吗？”

“这、这……”我看着整整十几个一模





一样的小方块，选哪个呢哪个呢哪个呢？我的脑子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陀螺。

“对了，”陈夹心忽然想起了什么，“我没有把你的‘呕像’写进去喔。”

“呕像？”

“豆沙馒头呀，不是都吃得想吐了吗？”

“噢。”好贴心的同桌啊，我感动得不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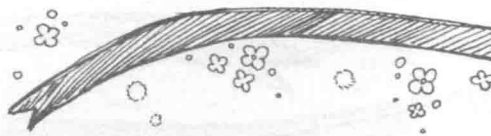
“抓了哪个就哪个！”陈夹心鼓励我赶紧下手，“抓到不许再后悔喔。”

在她热切期待的眼神里，我只好抬起手，手在半空中，呼吸开始急促，为什么又要我选哇，我、我真的不知要哪一个啊！

陈夹心马上明白怎么回事，命令我：“闭上眼睛，手指直接点下来！”

我乖乖听话，眼睛一闭，手指用力一点。指尖刚触到桌面，陈夹心就一把捉住我的食指，欢呼起来：“选好啦选好啦，就吃它了！”

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张纸条，看到“油条”两个字，写





得圆滚滚的，看起来很好吃，还很温暖。

嗯，明天我的早餐世界里只有油条，我发誓！

悲摧的是，第二天，当我从来没有这样坚定、这样笃定地对食堂阿姨说“来两根油条”时，窗口里传出来三个字：“卖完了。”

我大惊失色：“卖完了？”

陈夹心从后边跟上来，趴在窗口问：“阿姨，还有什么？”

“锅贴，还有三明治。”

陈夹心看着我，一脸沮丧：“锅贴，还是三明治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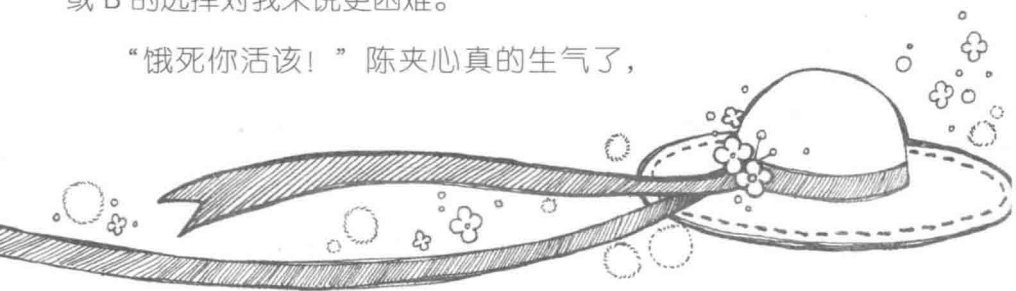
锅贴还是三明治？三明治还是锅贴？锅贴还是三明治？
三明治还是锅贴？锅贴或者三明治？三明治或者锅贴？

我顿时觉得呼吸急促，天旋地转，我默默摇手：“算了算了，不吃了！”

陈夹心一把拉住我：“你就不能选一种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怕！”陈夹心不知道，比起多项选择，A或B的选择对我来说更困难。

“饿死你活该！”陈夹心真的生气了，





眼睛都红了。

明明是很小很小很无所谓的事情，我非要纠结，让好心的同桌都伤心了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！我狠狠地揪住自己的头发，真想把自己提起来，就这么离开地球算了！

离开地球的话，去哪个星球比较好呢？是金星还是木星还是水星还是火星还是……

又要选啊，救命啊！算了，我还是待在地球算了。

No.2 金赛果你好高

早上，我早早冲到学校食堂，第一个冲到窗口，急吼吼地对着食堂阿姨问：“油条有吗？油条有吗？”

“那么爱吃油条啊！”食堂阿姨摸摸我的脑袋，特意给我挑了两根**胖乎乎的油条**。

我小心翼翼地捧着，找到陈夹心，把热乎乎的油条递过去：“请你吃油条。”

陈夹心明显还在生气，圆圆的脸拉得有一点点长：“我不想吃，谢谢。”



第一次请女孩子吃东西就碰壁，我还是巴巴地递过去：“吃吧，热的油条最好吃了，脆脆的，像**超级大薯条**！”

陈夹心像夹心软糖，心很软，笑容总有甜意。我有把握，她不会一直让我碰壁的。

陈夹心脸有点红了：“我听妈妈说，吃多了油条要得老年痴呆。”

“拜托，你才十一岁。”我坚持拿着两根大油条，笔直地站在她面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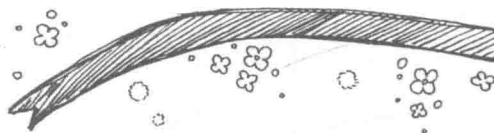
陈夹心松口了：“好、好吧，你挑一根给我吃。”

我的目光开始跳来跳去，右手那根比左手那根长，可左手那根比右边粗；右手那根炸得形状更漂亮，可左手那根看起来更新鲜……我的脑子里列出两排对比项，左手右手轮流闪回，我又变成了一只陀螺开始**转转转**！

“算了，我怕了你了。”陈夹心扭头就走。

我把两根油条统统塞进嘴巴里，塞得满满的，一直吃到双眼发直！该死的选怕怕，把我好心眼的同桌赶跑了！

我正在那里艰难地吞咽，班长金赛果一阵风似的刮进来，顺着嗓子报了三个名字，全是男生——





“周忍冬、杨立扬、游翔，你们跟我来！”

我用力吞下油条，杨立扬和游翔在吃包子，也各自抹干净嘴巴，三个男生一顺溜排着，跟在金赛果后头走。

金赛果是班里个子最矮的女生，可智力和魄力超群，天生一股**小女王气势**。班级里个儿最高的游翔有次捣蛋，她飞快地闪到他旁边，一下跳起来，一个扣篮动作，啪的一下打得游翔目瞪口呆。小女王旋即两脚落地，响亮地宣告：“打你个不听话的大头鬼！”

金赛果抱着双臂，突然站定，转过来，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们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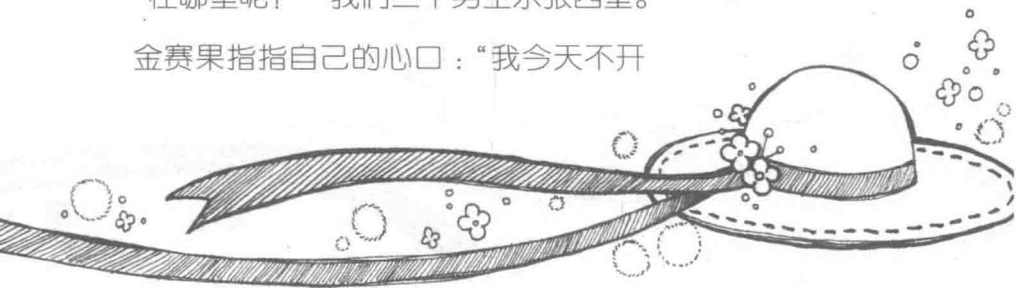
“今天搬什么？”我们三个开始卷袖管，“重不重？”

小个儿女班长每次叫男生出去，多半是干力气活儿，比如搬桌子、椅子、本子之类，今天三个人一起出动，要搬的东西肯定轻不了。

她重重点头：“很重！”

“在哪里呢？”我们三个男生东张西望。

金赛果指指自己的心口：“我今天不开





心，我要你们帮我把不开心搬走。”

我看看杨立扬，他看看游翔，游翔在摸他的脑袋，三个男生眼神里全是一串串问号。

金赛果皱着眉头，第一个走到我面前，拉拉我的帽子：“我刚刚看了期中成绩单，你，周忍冬，语文比我多半分！”

她第二个走到游翔面前，点点他的鼻尖：“你，数学超过我两分。”

最后她走到杨立扬面前，踮起脚猛拍他肩膀：“你，最过分，从我这里夺走了班级总冠军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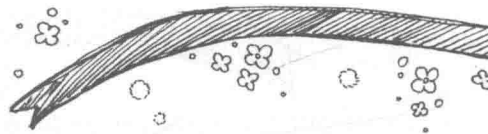
“真的吗？”三个男生，互相击掌！

金赛果嘴巴一瘪一瘪：“你们三个家伙，让我三项统统屈居亚军！”小女王被打败了，第一次露出可怜又难过的样子，我们三个男生有点看不下去了。

游翔举起一只手说：“我去和老师说，把我那两分抹了，一定要抹了！”

我跟着说：“对对对，半分零头我不要了，说什么也不要了！”

杨立扬更是大方，干脆说：“什么总冠军，我弃权！”





“你们什么意思啊？”金赛果跳起来，个子小小的她弹跳力惊人，我们赶紧闪躲开，害怕自己的脑袋被她扣篮，吃上一记爆栗子可不好玩。

“谁要你们可怜我的？不行，你们三个，今天非得给我当搬运工！”金赛果气得声音都像小猫爪子，可以直接抓人了！

我们三个一个接一个地打激灵，让小女王暴怒，后果会很严重哒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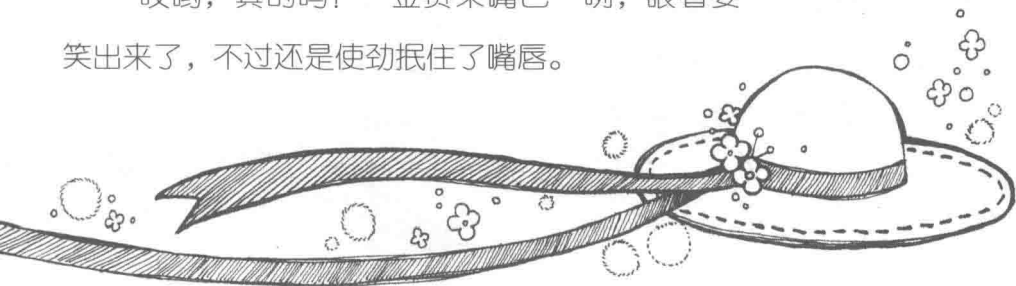
杨立扬赶紧声明：“班长，你快告诉我们怎么搬吧！”

金赛果皱着眉头，像钟摆一样，在我们三个面前走了一个来回，举起两根手指：“有两种搬法，第一种，让我扣下篮，每人吃我一个爆栗子！第二种，说一句我的好话让我开心。好吧，现在开始选吧。”

“啊，又要选啊？”我傻了。

我傻呆呆地站在那里的時候，杨立扬想也不想，大声赞美：“金赛果，你在我们班最漂亮，真的！”

“哎哟，真的吗？”金赛果嘴巴一咧，眼看要笑出来了，不过还是使劲抵住了嘴唇。





游翔毫不犹豫地接着说：“金赛果，你扣篮的动作也很帅的！”

“噗！”小女王眼看要笑了，可她赶紧捂住嘴巴。

杨立扬和游翔一起转脸看我——

“周忍冬，看你的了，快让她笑！”

我在那里深呼吸，不想说肉麻话。金赛果真的不算好看，特别是生气的时候和开心的时候，嘴巴一咧开，**牙箍的银光一闪**，哎哟哟！嗯，我真心觉得陈夹心比她好看怎么办啊？

我在那里六神无主，金赛果笑眯眯的，眯着眼睛：“选好了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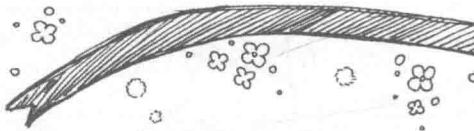
游翔对我做了个摸脑袋的动作：“笨蛋，快说吧！难道你想吃爆栗子哇？小女王下手很重的，疼！”

我一急，脱口而出：“金赛果，你真高，真的！”

金赛果高声叫：“啊，呸！”

杨立扬和游翔哭笑不得，看着我，唉，忍冬这个笨蛋，**哪壶不开提哪壶**，这下小个儿女王肯定会被激怒！

没想到金赛果咯咯笑起来，越笑越厉害，最后直接蹲在地上：“真逗，你明明知道我全班最矮，还那么说。”





我老老实实交代：“我不能说你最好看，我也不像游翔被你扣过篮，就乱说一气了。”

金赛果忽然抬头问我：“那你说谁最好看啊？”

只要是没得选的答案，我回答起来就飞快：“陈夹心。”

金赛果站起来，抹抹眼角笑出的泪花。

“走，”她一把拉起我，“这就告诉陈夹心去！”

“她不理我了。”我低下头，心里很难过，真怕好心眼又好看的陈夹心再也不理我了。

“这样吧，你把我的不开心搬走了，我也帮你搬掉不开心！”金赛果大包大揽，“我找陈夹心去。”

她一扭头，麻溜地跑了，剩下三个男生愣愣地看着她神气活现的背影。杨立扬摇摇头：“好惊险！”

游翔一脸迷惑：“她怎么想的啊，居然没揍你？”

“女王的胸怀啊！”我喃喃说。

才过一会儿，小女王回来告诉我：“陈夹心说了，除非你敢到她家里吃饭！”

“啊，什么意思啊？”三个男生一起傻掉。

